

## 第三十四课 降伏地基主与虹光瑞相

〔财旺诺布 约 22 岁（1719 己亥土猪年）·首次带众传法 | 地点：辛古康拉·江绒定日〕

---

上节课提到，才旺诺布十几岁左右的一些事。可以说，他年轻、还没成年时，上师已经圆寂，而在还没遇到其他心仪的上师之前，他自己很努力地想去闭关、修行；但不管是外在环境，还是自己的状态，都遇到了一些障碍。所以他很多修法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不管怎样，他年轻时还是写下了一些伏藏法与仪轨，受到许多成就者与修行人的赞叹。只能说祖师对自己的期许、要求、标准都定得极高，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好好修行」、或「不懂教法而胡乱瞎修」——完全不是。这里很多其实是他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看待自己，所以才写下一些「对自己失望、抱怨、批判自己」的话。

上一堂课讲到十九、二十岁；而这里我们看的是他另一个传记版本——这部应该叫《传记甘露之流》。总之，财旺诺布这个较短的传记里提到：他在十四岁时，被大众任命、承认为噶陀派、噶陀寺院的其中一位继承人，并受到当时噶陀传承上师、诸位成就者的关怀照顾与教法赐予。虽然当时上师龙萨宁波大师的弟子对仁钦仁波切（才旺诺布）很好、很照顾，但很多时候还是一样——一些事情没能很好地完成预言与指示。

不过他自己也说，还是遇到种种外在障碍，以及寺庙执事、僧众的批评。从这里可以看出，祖师对修道修行那种坚定的信念，非常值得我们效仿：就算他看到寺庙里有人不如法、有人不善待他、或嫉妒他，他也没有因此怪罪僧团、寺庙或宗教信仰。他内心认为，这就是世俗的真相，本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把这些对他的批评与伤害，全部内化为「坚定出离轮回」的养分。这一点我们也要效仿祖师的做法：遇到生活中一切痛苦，遇到在团体、在宗教中看到的种种不善，都要知道——这都是在烦恼的催动、在世俗种种业缘的枷锁之下才会遇到

的景象。这很正常，因为这就是娑婆世界，一个苦难的世界，本就会有这些不善之事。

若以为「只要入了佛门，就一派祥和、人人清净、个个无烦恼」，这本来就不太可能。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看不看得到这些事，而在于自己懂不懂得去内化、去转化、去心向于法，这很重要。后面仁钦仁波切说，到十五岁左右，他在大圆满的禅修上，寂止达到了比较稳固的境界；那年冬季，他去山洞里闭关，得了一些不错的缘分。

到十六岁时，他说自己状态变得不太好、心绪散乱，一些闭关也无法很好地进行，这对他当然是重大打击。但后面他慢慢调整状态，修持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境界与经验，并很努力地去圆满上师所发愿的佛行事业。后来大约十七岁时，他去了赞日神山，在那里作了一些闭关禅修。

虽然也出现一些障碍，但也有不错的征兆迹象，咒力、禅定力都有显著增长。到十八岁左右，在桑错河谷附近时，他说：「我到那个地方时，心里很开心。」那时也有很多不错的境相产生，但他没有特别去追寻。

当时他也遇到一些空行母给予的授记与伏藏指示，却没有特别关注。后来，他对一些世俗之事感到失望，希望自己能完全专注在实修上；但他的身份造成了一些牵累。祖师提到，他遇到一些恶友给予的阻碍，导致他想完成的闭关都无法圆满。

到十九岁时，他也做了一些闭关，出现了能开启伏藏门的预兆；但他把原因归到自己身上——除了有恶友的影响，最主要还是自己懒散、不够精进，所以错失了很多人开启伏藏门的机会，以及利益众生、修到更好境界的机缘。后来他又提到，将近二十岁时，他在贝玛日扎这个地方进行了较严格的闭关，圆满了一定的本尊咒数。梦境中，他得到「障碍已解除」这些比较吉祥的征兆，也出现对未来的预言预示；一些智慧空行母也示现，给予指示。

然后，因为当地发生了一些内江骚乱，一些能开启伏藏门的机缘又被错失。他遇到一位叫根桑仁钦的大师，依止了他，得到一些伏藏法的灌顶、甚深口诀，以及一些忿怒明王的法门，并很精进地实修，也出现很多很好的预兆。虽然出现了一些

可取出伏藏的因缘，但在祂生活里，还是有很多外在人事物的阻碍，包括周围人嫉妒祂、因祂较受上师与高僧大德关怀，而对祂作了一些障碍法，可取出的机缘也因此中断。

但在这过程中，祂的境界越来越广大、坚固，有很好的成就觉受产生；祂内心也越来越安乐、越来越不在意这些恶友、以及他人的嫉妒中伤与障碍。祂自己也说：如果修行能够完全不去顾及这些外在障碍，把心依于上师和三宝、相信上师三宝的加持力，并且身心毫无保留地供养三宝，那么就算有再多恶业或障碍，也能被清净。祂认为，自己之前诸多障碍的产生，是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觉受、觉悟还不够深。

此外，在《才旺诺布全集》里，祂十来岁时也写下许多殊胜仪轨。比如将近十五岁时，祂写了一部关于大日如来的修持仪轨，叫《普明自生常修心髓·极白利乐增长轮》。这部仪轨的缘由是：祂常接触一些信众——有些是亡者、亡者家属，以及供养的施主，祂们向祖师求取回向、求功德上的回向。

才旺诺布什望能方便地依照一些广大殊胜仪轨的内涵，有效、方便、快速地修持，为这些发心的对境带来很大的利益与帮助。于是祂参考了一些密续与高僧大德的典籍，写下这部普明大日如来的修法。祂说，单是依据其中许多极殊胜的佛号与咒语——仅凭这尊佛的发愿力，念诵其佛号与咒语，就能对亡者产生极大的影响与加持。

所以祂依此写下这样一部仪轨，既殊胜、修持起来又容易。此外，十六岁时，祂应「应瑟桑成就圣者传承持有者贝玛久美诺布大师」之请——祂说虽然自己没什么证量、证悟，功德非常薄弱，但忆念起过去佛陀、莲花生大师等给予的加持之力，虽然自己「如同老鼠要伪装成大象」，还是很诚心地写了一篇叫《本初成就》的祈请文（木马年、祂十六岁时所作）。后来二十一岁时，祂为其中一位上师邬金南卓，写了一篇《邬金法王长寿祈请文》的供养文，这也收在《才旺诺布全集》里。

以上是祂成年之前的一些事迹。我们参考了祂不同版本的文集，并从《才旺诺布全集》——祂的法本仪轨全集、诗歌集、道歌集等——按时间排列。当然，

这些时间点应该还有不少缺失或不明确之处，有些可能是后人重新填写的，所以时间上可能有误、或有争议。

这些我暂时没有放出来。现在讲的，只是几件写作时间比较明确的作品。实际上，才旺诺布成年之前所写的作品已经很多了。

从这个角度看，他成年前——虽然他自己说学得不好、修得不好——但从这些作品看，他其实知识丰富、修证很好，对众生的慈悲与关怀也非常宏大，和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心智完全不同，反而像一个年纪很大、思虑深远、考虑细致、又博学多闻的老人家。接着，我们转到另一部传记《信心之海》。《信心之海》里提到：才旺诺布二十二岁时，有一次降服妖魔鬼怪的特别机缘。

这时是公元一七一九年、土猪年，才旺诺布刚满二十二岁。他在一个叫丹钦的地方，给七位以上的信徒传授了一些甚深教法。这里讲的是他另一部传记《信心之海》大传的内容。

有一次，才旺诺布以密行的修持方式来到辛古康拉，出现许多奇特征兆，尤其梦中梦见他的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在光芒中摄受他。那一年年末，他到一个叫达普瑞卡村的村子，给数百人传授教法。这可算是祖师一生中第一次带领较具规模、有一定数量的弟子传法，算是正式传法利生的开端，当时也出现许多瑞兆。

后来，他到了吉隆地区的江绒定日(即今定日一带)，给他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再传弟子贝玛旺嘉传授一些甚深教法。据说传法时触怒了当地地神(有译成山妖、地妖，有直译成地基主)，总之当地鬼神发怒了，下起暴风雨、冰雹，天空布满闪电。面对这鬼神的干扰，他随即入于禅定，降伏了这无形众生。

那无形众生显露出原本样貌，心生畏惧，马上跪在尊者面前跪地求饶，承诺一定成为尊者的奴仆侍从，为才旺诺布的佛行事业尽心，并以此向他忏悔祈求。在这前后，天空出现如纺锤般形状的河流，又从各方形成如法轮、宝石、莲花、摩尼宝乃至金刚杵等奇特征兆——这些都是仁称活佛与当时信徒亲眼目睹的。随后，应贝玛旺嘉的请法，仁称活佛写下了一部密慧佛母的酬忏大仪轨。

这部大仪轨里也提到了同样这件事。而在我们目前所见的《才旺诺布全集》里，有一部名字很长的密慧佛母酬忏仪轨，提到是应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弟子)、或称根桑曲尼之请。总之，仁称活佛为此(而作)——但这部仪轨末尾注明的岁数，是仁称活佛当时二十五岁，也就是一七二二或一七二三年，所以跟传记里(二十二岁)对不上。

有人推测:祂会不会是几年前起头写，一直写到二十五岁，写了好几年?(不过)祂写作时比较象是一气呵成，而不像花好几年慢慢编著。但总之，这里确实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的时间问题。

然后，我们回到《信心之海》这部传记，里面提到:(上师)给予加持;在境相中(现)喜苦(之相);后来仁称活佛把这记录下来，并为这口诀教授写了一部——即《水镜藏》。隔年，祂去了(曼秋禅修中心);当时因外内密的种种因缘牵引，也出现一些恶兆——刮起黑色飓风，撼动周遭群山，各方乌云密布，笼罩整片天空;每片云的缝隙又衍生出极多闪电、以及冰雹——冰雹如石头般纷纷砸下，闪电如下雨般闪烁。

这时，许多闭关者的茅房上都能看到闪电映出的光芒;那些乌云的云层中，仿佛能看到极多人影或无形众生的影子在云中穿梭;整个天空迸出极其剧烈的声响，极为恐怖，引起附近人们的极度恐惧，纷纷嚎叫、四处奔逃，整个地区混乱不已。但这时，才旺诺布自己毫无畏惧，非常心平气和地目睹这一切，然后修持马头明王法，入于马头明王的坛城禅定，定中，所有可怕的恶兆骤然停止。

这算是仁珍财旺诺布传记里，关于祂二十二岁时最有名的事迹:入马头明王禅定、降伏群魔作乱。但我们虽知有这样的事，也不必太惊恐——不必想「我以后遇到怎么办、我没有这种禅定能力怎么办」。要一再强调:在我们没有一定能耐、一定证量之前，这些无形众生、鬼怪并不会来干扰，祂们也不屑干扰我们，所以那是多余的担心。

这件事结束后，隔天清晨太阳刚升起时，才旺诺布亲见忿怒明王黑鲁嘎与自己的上师贝玛德钦林巴——祂感受到、也可说证悟到黑鲁嘎与自己根本上师无二无别

的境界。证得这境界后，祂忽然得到能驾馭天龙八部的成就，得到极强大的神通力，修行禅定力也相应有很好的增长。在祂二十二岁时——前面讲过，祂开始传法度众。

后来，因信众对祂的信心，向祂劝请，请祂写下关于祂前世贝玛诺布大师的本生传及祈请文。祂后来写了《成就自在贝玛诺布之本生与根本上师祈请文》，里面提到了贝玛诺布大师在世时的一些事迹。虽然祂在后续的觉醒文字里说「自己怎么可能是贝玛诺布大师的化身，自己完全比不上」，但因众生、信众的信心之故，才勉强写下这样一篇，也是希望报答三宝之恩。

此外，我们看另一部传记《掌中莲花》，里面也提到仁珍才旺诺布在二十二岁时，为七位信众讲述佛法，后来出现许多上师空行加持的征兆。之后，祂为数百上千信众正式传法。这里有个特别的记录：据说当时祂为三千多位信众传法与共修；在共修过程中，有一个降伏次第的仪式——抛掷食子(朵玛)。

抛食子时，竟出现了降伏邪魔鬼怪的外内密征兆。朵玛不只是一件供品，用途非常广：除了作供品，祂可以代替佛像、代替坛城、代替唐卡，也可代替外内密的各种供品，有时还可当法器、当武器、当朱砂等工具，用途极广。这部传记后面又提到：当年年末，仁珍财旺诺布去虎穴洞那里闭关时，也为上百人开示讲法，大家都产生了一定的觉受与证悟。

他说：这是为了圆满上师的发愿，一方面也为报答上师的恩德，才作了这样一次传法。财旺诺布自己也承认，这是祂一生中正式开始传法度众的起点。这在其他传记里也提到：当年，祂们在赞日神山的扎嘎岩右侧——那里有一座名为「曲庆宫」的寺院——向一百多位信众传法。

又有一次，祂在一个山洞(那噶桑山洞)里闭关时，出现许多吉祥征兆。还有一次，祂梦到：在那地区有三座白色雪山的一座山峰上，看到自己的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与敦都多杰大师合一化现所显的光芒——应该说，是二者合一的加持所化现的一位转世。据传这征兆是在预示后来祂们二者(贝玛德钦林巴、敦都多杰)转世的一位转世活佛、一位成就者——祂的法子特武·贡桑丹增。

这里我们要知道：若修行成就、达到菩萨果位，一切行为都会成为利益众生的缘起。看似还在吃饭睡觉，实际上吃饭时也在度化各种众生，睡觉时在梦里也能度化众生、为未来众生的事业作种种救助，和我们很不一样，极不可思议——这是菩提心的力量。所以《入菩萨行论》等许多论著都讲过：真正的佛行事业，以「发起坚固的菩提心」为开端，而不是从表面行为开始。

表面行为若没有清净菩提心摄持，充其量只算世间善行、一个世俗善行。而世俗善行不论做得再多、再无量无边，也永远无法成为解脱之因。真正要成为解脱之因，必须以清净菩提心摄持而做，那行为才能成为解脱之因。

这也是我们自己需要了解的。那年年底，他在瑞卡地区的一处僻静处，向许多信众开示说法。当时缘起殊胜，让现场众人生起极大信心，也出现许多吉祥征兆。

这是祂利益众生的开端，所以几部不同传记都特别提到这件事；这一部分，不论时间、地点还是事情本身，都没什么争议。好，《掌中莲花》这部传记往下，还提到仁珍财旺诺布也去了江绒定日一带，将一部甚深窍诀等法门，传授给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法王子贝玛旺嘉。贝玛旺嘉在很多仪轨里、尤其密慧佛母仪轨里，常是请法者。

若有在修密慧佛母广轨的人，可以看看祂好几部仪轨末尾的结文——都写着是由贝玛旺嘉记录、或由祂劝请。所以我们仁珍财旺诺布这空行三根本中空行部的法门，能这样圆满留存下来，是祂的恩德。这部传记里也和前面其他传记提到的一样：祂传授给贝玛旺嘉时，当地地神前来扰乱，本是冬天十二月，却突然发生大雷与冰雹的怪异气候。

仁珍财旺诺布随即入于禅定，降伏了地基主；地基主也显露真身，并承诺成为仁珍财旺诺布佛行事业上的伙伴与奴仆。此后，那地方天空出现各式奇异彩虹，如纺锤（古人捻羊毛线的工具）的形状，有的云形成法轮的样子，或形成摩尼宝、莲花、卍字等各种佛教吉祥图腾——这些图案，即便让手艺极好的人也很难完全画出。这也记述了在场所有信众都目睹了这奇异景象。

此后，才旺诺布应贝玛旺嘉大师之请，写下密慧佛母的广大酬忏仪轨。(其间)被称为已达无死自在的大成就者、印度的米庞贡波(弥勒怙主)，现身于祖师面前，给予加持与教言，并传授了能平息一切痛苦的「息苦道次第」秘密教授。后来，财旺诺布把这教授抄录下来，并为祂写了一部注解。

前面讲的、在《掌中莲花》里也再次提到——说当时大风极其猛烈，猛烈到周围群山为之震动；天空四面八方出现各种乌云，笼罩整片天空，雷电交加，伴随大雨、冰雹与种种恶兆，闪光遍布；天空黑云中出现种种恐怖妖怪、或巨大人影，隐于云中、在云层里走动奔跑，极其恐怖，伴着各种撕咬声、哭喊声，把整个地区的人都吓跑了。(祖师)入于马头明王与黑鲁嘎合一的禅定，将障碍化解，所有幻象瞬间归于平静。

然后，隔天清晨，仁珍财旺诺布亲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与忿怒尊黑鲁嘎无二无别的境界，并亲见黑鲁嘎的身相，得到佛菩萨加持，获得能驾驭天龙八部、驾驭一切的自在成就。后面又提到：这时，仁珍财旺诺布想去见当时一位大伏藏师、名叫柔必多杰。历史上有多位成就者都叫柔必多杰；噶举派里，噶玛巴大宝法王其中一世也叫柔必多杰，都继承自柔必多杰大师的伏藏法——就像仁珍财旺诺布继承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伏藏法一样。

柔必多杰大师生前也有莲师给的预言，说：若才旺诺布与柔必多杰等三位大师能够会面，就有办法开启一部大伏藏(好像是「五大伏藏」或「二十五大伏藏」)，能让全世界安乐百年以上——本有这样的预言。不过时机不太顺，所以仁珍财旺诺布错过了与柔必多杰大师会面的机会。在《掌中莲花》里提到：祖师本想去见柔必多杰大师，途中却遇到许多障碍，最终不得不放弃；起初并非要放弃，只是想暂时延缓，没想到过一阵子，柔必多杰大师就示现圆寂了。

圆寂后，仁珍财旺诺布在境相、梦中都再次亲见柔必多杰大伏藏师，也得到祂的传授与加持；许多高僧大德也认可这是柔必多杰大师于中阴身示现智慧身，为仁珍财旺诺布加持、授记预言的事迹。但无论如何，生前没能相遇，就错过了这个因缘，无法把这些大伏藏取出，颇为可惜。此后，仁珍财旺诺布为报师恩、报答上师

之恩，为七十多位具信徒众讲述了一些深奥教理，也开示了一些修行密法的方便道，并获得空行母加持与相应征兆。

仁珍财旺诺布也把一些秘密法门的教理写成法本。后来夏天，祂们——仁珍财旺诺布因为当时还有很多计划与事情都无法如期完成，感到疲惫、挫败。此后，仁珍财旺诺布又为三千多位僧众传播伏藏法，也出现外内密的种种征兆。

后来，在虎穴洞那里，祖师进行了闭关与供养的修持。大概是这样。当然，后面提到，前面也讲过——也出现了地神作乱，降伏地神后，出现各种图腾征兆；这里应该和前面重复了，主要是印证不同的几部传记对同一件事的叙述，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有些细节、精细处稍有不同。

后来，这里提到，出现了一位叫拉里达班杂的大伏藏师，仁珍财旺诺布也想去亲近祂，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没能成行。后来，在自己的修持中，有一次仁珍财旺诺布在梦中亲见这位拉里达班杂成就者，并得到加持与授记；但在境相中，祂也知道这位成就者已离世、去往他方净土，所以无法在现世中见到祂。仁珍财旺诺布说，祂为这件事非常后悔。

这在《山谷妙药》传记里祂也提到了……这个后面再讲，还有一些段落没讲完。总之，此后仁珍财旺诺布也去讲经说法；但因一些事没能如期完成，某方面算是违背了誓言，所以也出现一些障碍。此后仁珍财旺诺布依据上师留下的嘱咐，又进行了闭关。

我们看《才旺诺布全集》里提到：仁珍财旺诺布二十二岁时，为修持大圆满的修行人、以及对大手印修法有信心的信徒，写了一篇俱生大手印的祈请文，以求加持。这篇文章结尾也提到：这是祂特别为玛仓噶举(玛尔巴大师的传规)之大手印教法所写的祈请文。当年、祂二十二岁时，祂说在萨嘎月(大约夏六月)，祂为当时许多想修八关斋戒、却无能力修大仪轨的信徒，写下了一部——就是现在上师常推广大家去修的、观音菩萨的八关斋戒仪轨《趋往解脱洲妙船》。

这就是仁珍财旺诺布二十二岁时所写。之后八月仁珍财旺诺布又为其中一位上师、名叫阿旺贡噶丹增华桑波(公认是莲花生大师的一个化身)，——仁珍财旺诺布

对这位成就者有极大信心，便写下这位阿旺根嘎活佛的一篇长寿祈请文。到隔年，仁珍财旺诺布二十三岁时，他写了一篇「雪域无分宗派」教义的文章，叫《无畏请辞狮音》。

他在里面说：自二十三岁起，我生于着重修持密咒之地，也很喜欢密咒的方便道。我出生的地方，有很多殊胜的持明成就者，我常得到他们的窍诀与加持；也见了很多密咒典籍，得到金刚上师亲授的口传，而不只是自己翻书读经；并且也曾实修这些教法，虽然还没有把握其核心精髓，也曾因有修持这些教法的能力，而生起微细的傲慢心。但在我二十三岁年尾，我舍弃八法、离开家乡，希望今生能证得无余涅槃的金刚身，过上四处云游的流浪生活。

我发誓：不以「金刚上师」或好为人师的形象生活；但因种种原因，还是无法舍弃业力带来的这个身份。不过，我以广学多闻的方式，毫无分别地去学习、精通各教派的圣教义理；并依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尽力去抵挡、阻挡边疆的敌军，希望让持明教法的事业兴盛广大。而在阻挡边军、利益百姓的事业中，他说：我一定不站在政府的立场、只做损害其中一方的事，而要以平等心、以广大百姓的利益为最高福祉。

他也说：从战乱之初他开始调解，一直到此刻，他都不曾做过那种偏袒政府、或为既得利益者而与之站在一起、欺凌老百姓的事。这也非常不可思议：很多菩萨、成就者，在一些佛行事业上，有时不得不介入世俗法，有时也不得不站在某种政治立场、或某种当时的政治角度。但能像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这样，不拘于各地势力，一心一意以底层老百姓、以佛教发展为第一优先来行持佛行事业的，非常罕见、也非常困难。

虽然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有广大神通、有浩瀚如海的知识，但正因他这样去做，导致后来的佛行事业得罪了各方政治势力，也因此遇到极大阻碍。然而，这正是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的一个特色，也是后来近代许多高僧大德、许多学者特别赞扬他的原因。接着，我们看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的传记《信心之海》往下讲——提到在铁鼠年、也就是一七二〇年，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二十三岁时，他到康区那边

一个叫马康村(即芒康一带)的地方，那里有一位印度大成就者、猎鹿者夏哇里巴的转世，也是当时的传承人、大师，本名(容后再说)。

他从这位大师处，得到大手印与大圆满的启请文与口诀。所以实际上，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跟噶举派一个较小的支脉——苏曼噶举，是有渊源的：从他们过去的传承祖师算起，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曾得过这一教派里的法门；后来，他自己的弟子中也有苏曼噶举的转世活佛，所以跟苏曼噶举算是有一定渊源。此后，仁珍财旺诺布仁波切也去见了噶举派当时一位大学者、大成就者——大司徒·却吉炯内仁波切。

经由他的安排，再去接见了噶举派的另一位大师(切昌仁波切)，得到大手印上师瑜伽法、五具大手印等广大解释，以及上乐金刚耳传三如意宝的教法，和共与不共的大手印等殊胜法门。关于这件事——因为他之前遇到许多挫折、以及各种外在障碍的影响，曾有点意志消沉、心神不宁、内心有些疑惑；但如今，他认真修行，也亲近了这些殊胜成就者，得到许多殊胜口传与教理，经实践后产生了坚定不移的觉受与证悟，不再忐忑不安。

他自己也观察到：他所得的这套止观双运禅修教理，与他已圆寂的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生前所传的内涵无二无别、毫无差别，因此他深感殊胜。此后，他又得到金刚总持的四灌顶、金刚手菩萨、以及一些长寿灌顶，还有柔必多杰大伏藏师的一些伏藏法。他又从噶玛巴大宝法王的上师日卡阿塞的转世、一位叫邬金喇嘛的座下，得到忿怒金刚手与新取出的狮面空行母伏藏法的传授。

接着我们看《山谷妙药》传记里也提到：他去见了苏曼噶举的成就者；他说，虽然去见了一些成就者，却觉得自己还是受到很多牵绊、没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还有很多拘束。但他认为，正如佛经所说，想遇到极珍贵、极殊妙的教法，往往会有更多障碍来阻扰，让他无法完全实践所愿，还要担负种种琐事。他用这种方式告诫、也安慰自己。

当时，他先前所住寺庙里的一些管事、主管、管家等，也告诫仁珍财旺诺布：他对寺中一些法务、事务也要负起一定责任。总之就是要求财旺诺布回寺帮忙管理、

处理许多事、去工作。「我不想去做这些事务」——祂当然是希望以最大利益众生的方式行持。

祂认为:要真修实证、达到真正境界,才能给众生真正的解脱加持;若只是单纯做一个寺庙的工作人员、或像一个打卦师、风水师、金忏师一样,为寺庙各种事务团团转,祂认为这并非利益众生的最好方式。所以这时,祂认为寺庙主管委托的这些事,对佛行事业与修法而言是一种障碍。因此祂劝告后来的修行人:若未来想好好修行,只要有机遇能修,就绝不要拖延,也别以为「后面还有机会」——一定要把握,别像祂一样,有机会时没把握,真想修时又被诸多事务缠身。

祂这样告诫后人。接着,这里比较麻烦——祂提到几件事,似乎把不同岁数的事混在一起讲了(是否都发生在二十二岁?应该不是),时间上还要再研究。

祂说:当年,尼泊尔那边也出现了很多内讧;我(指仁珍财旺诺布)去努力调解这些纷争。虽然一开始非常艰难,但经过多次往来,渐渐化解了。后来,祂自己的上师及其眷属们也来到附近。

那年秋末,仁珍财旺诺布去噶陀寺,见到龙萨宁波大师之子索南德赞大师,并在天降日、于索南德赞大师座下受持戒律、剃发,得法名索南特秋丹增班藏。祂提到:虽然此前祂已受过好几次皈依戒,但之前受皈依戒时并没有做剃度、剃发的仪式。祂认为,当时之所以没能做一个圆满的仪式,一方面是自己的根本上师圆寂,另一方面也有当时周围一些人的原因,所以没能做得很圆满。

但祂觉得,对这种事不应以轻视、无所谓的态度去对待。祂说:虽然我自己已有皈依戒,所以去帮别人剃度、做皈依戒剃度,大致不会有什么过失;但自己还没受过一个圆满的、带剃度仪式的皈依戒,就直接去帮别人做,祂认为可能会有一些微小过失。另一方面,祂认为诸大三派的高僧大德也都承许:若在没有戒师的大环境下,又急于持戒、希望实践修行,那么于三宝前自受皈依戒、具足戒,其实也是可以的——过去许多高僧大德都认同,也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祂说,从这几个角度看,祂所做的应该不算违犯教理、也不算不尊重戒律,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从这里也看得出:仁称罗布对戒律非常严谨——哪怕

是皈依戒的仪式，祂也不会觉得「这只是小戒、无所谓、随便受受就好」，没有这种轻慢心。祂很慎重地对待每一次受戒，不管是皈依戒、具足戒，还是别解脱戒，都非常慎重；更不用说它对三昧耶戒何等珍惜爱护。

这也是我们所有修行人要非常重视的地方：只有守护好、重视自己的戒律，自己才能更好地进步。在密乘戒上，一开始要完全守住所有戒律很难；但随着修行进步、对许多教理概念慢慢接受，自己能持守的密乘戒律也会慢慢增多。所以我们观察自己的修持、自己修行的境界，不是只看做了多少奇特的梦、产生多少神通，而是看：自己对佛法教理是否有更多认知，自己面对生活中种种琐事时，是否都以佛法的角度去摄持、面对，以及自己对任何戒律是否能持守得越来越严谨、越来越重视。

有这些，才是真正修行进步的象征。后面提到大持明、大伏藏师柔必多杰，祂说当时在尼戈雅去地区，这里就特别提到当时发生了什么——前面另一部传记没说清是什么原因才没见到柔必多杰大师，而这里提了一下。祂说：当时祂非常渴求见到柔必多杰大师，就像一个很久没喝到水的人急需喝水一样，祂对能亲见、拜见柔必多杰大师极为向往。

但到了渡口、要渡河过去时，与祂同行的朋友们不想走了，要求直接折返、不去了。仁珍财旺诺布本来也想「我自己走当然也可以」，但又怕：如果我不管朋友、自己走自己的路，别人会批评、骂我是狂妄之徒，自以为多了不起。所以祂一方面不想让别人造口业，二方面也不想破坏修行人的形象，更不希望招来这种批评。

于是在犹豫之下，祂也就不敢独自过河了。所以仁珍财旺诺布说：因为畏惧自己名誉受损、畏惧受批评，而放弃一件正确的事，这是很大的过失。祂也反省，并希望后来的人不要像祂一样：修持神圣佛法的人，应把这一世一切名利供养全都抛到脑后，把世人对自己的一切议论、是非八卦都无动于衷、全部舍弃。

要知道，人生在世时间极其短暂；若能真做到坦然面对世人的讥讽与恶毒中伤，那才是真正修持正法的修行人。祂这里提到：我因为太胆小、对这件事犹豫不决，错失了、没能果断决定，反倒顾此失彼、去顾及他人感受——竟因这么一个短

短的举动，让祂这辈子都错失了见到这位大成就者的机会。祂觉得非常感叹、太可惜了。

这种「无法抛弃世俗琐事、精进正道」的恶友，祂感到非常悲哀，也非常可耻。所以祂后面说：希望从今天直到证得菩提果之间，再也不要被恶友障碍。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能为祂作证，也可作为一个警惕。

希望大家都能摒除这样的过失。要知道：若真要修持佛法，我们生活中不可能永远遇到善缘、不可能遇到的都是对自己有利、或赞美自己的人。修行人本来要修的，就是对治自己的烦恼；所以当出现这些中伤、毁谤等言语时，自己能心平气和地克服、接受，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只要我们确知：我现在依止的上师是正法上师，我的传承是清净传承，我所得的法是清净妙法、是真正的解脱道——一旦明确下来，就应义无反顾地去做，不要有任何迟疑。实际上，人生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没法永远为自己的失误、错误选择买单，没法所有事都后悔重来一遍。所以，正确的事一旦知道了，就要勇往直前、果断决定；这时别人的面子、自己的面子，都不那么重要。

就算面子再大，在死亡那一刻也什么都不剩。所以才旺诺布在这里也是勉励我们大家、要注意这件事。另外，在才旺诺布二十三岁下半年、大约十月(藏历九月)时，应祂一位弟子的劝请，才旺诺布为了让弟子们能方便持诵修持一部叫「威猛金刚手马鹏三尊」的修法仪轨，写下了这样一部方便修持的仪轨。

这里的「马鹏三尊」是指马头明王、金刚手，还有大鹏金翅鸟——这里说的大鹏金翅鸟不是指护法大鹏金翅鸟，而是指佛菩萨化现的大鹏金翅鸟——三种威猛本尊合一的修法。修这个法，可以辟除魔障、毒药与瘟疫等危害；像之前有疫情时，除了大家修忿怒莲师、修秽迹佛母、修事业(佛母)以外，修这马鹏三尊的也很多。总之，才旺诺布是为弟子而写下这部仪轨。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